

论井伏鱒二《深夜与梅花》中的分身现象

——基于 KH Coder 的计量分析

李大力

天津外国语大学 天津市 300202

摘要: 本论利用 KH Coder, 以井伏鱒二《深夜与梅花》为研究对象, 聚焦于主人公“我”与登场人物村山十吉在文本描述上的重复。本文采用词频统计、对应分析、共现网络分析等研究路径, 试证村山是“我”忧愁内心的外化, 分析其在文本层面上的连锁关系, 得出“我”和村山呈现分身关系的结论。

关键词: 井伏鱒二; 《深夜与梅花》; 分身现象; KH Coder; 计量分析

1. 绪论

井伏鱒二《深夜与梅花》现存稿初出于《文艺都市》1928年4月号。笔者发现“我”与村山存在文本描述上的相似。基于这些词句的对应和共现关系, 笔者认为该作有使用 KH Coder 进行计量分析的价值。KH Coder 是由日本立命馆大学产业社会学部教授樋口耕一开发的计量文本分析软件, 可对文本内各词汇出现频率进行统计, 并基于算法进行分析。随着计量文本分析成为文学研究的重要趋势^[1], KH Coder 在文学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因此, 本研究基于计量文本分析法, 使用 KH Coder 作为工具, 以期对《深夜与梅花》进行再读解。

2. 《深夜与梅花》计量文本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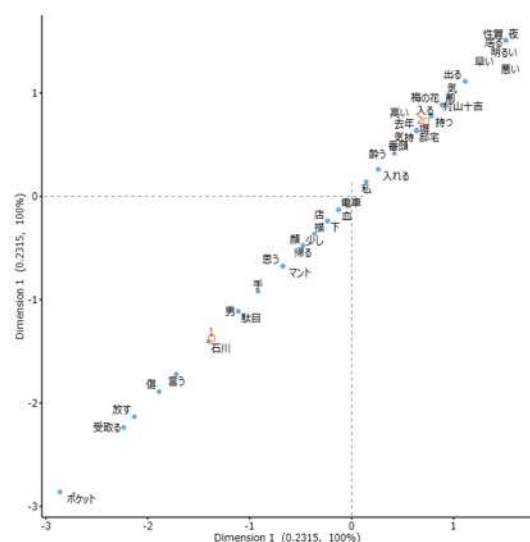


图1 《深夜与梅花》提取词汇的对应分析

本章将使用 KH Coder, 以图表的方式得出《深夜与梅花》中词句的对应或共现关系。文本基于 1953 年筑摩书房出版《井伏鱒二集》所收《深夜与梅花》。文本词汇的对应分析和共现网络如图 1、图 2 所示^[2]。

读图 1 时, 需以图中虚线作为 x 轴和 y 轴建立平面直角坐标系。如此, 第一节的高频词处在第三象限、第二节的高频词处在第一象限。每一个代表高频词的点与原点的距离越远, 代表着该词汇更集中地出现在本节, 更有可能是本节的特征词; 距离越近, 代表着该词汇在两节中出现的频率越趋于一致。

读图 1 可知, 第一节特征词为“ポケット、放す、受取る”, 指村山从口袋中掏钱强行塞进“我”的口袋的情节。第二节特征词为“夜、明るい、性質、居る”指“我”与村山分别后的状态: 每晚“我”都被妄想缠绕, 虽然友人劝“我”开朗却总不能成功。因为这钱是一笔无法偿还的钱, 有此作梗是无法开朗的。得知村山离开当地后, “我”通过醉酒假装自己开朗。

处在原点附近的词为“私、酔う、血、電車、入れる、下、襟、店”。其中“私”指主人公, 而“酔う”既指村山醉酒, 又指“我”买醉。“血”既指村山满脸是血的惨状, 又指“我”陷入幻觉后, 脸上仿佛流血的想象。“電車”则指“我”为村山编造的谎言: 村山受伤是因为从电车上摔了下来。“襟”则指“我”的大氅的领子, 而在初遇村山时, 他也身穿一件大氅。后来, “我”把大氅当给了村山曾经工作的当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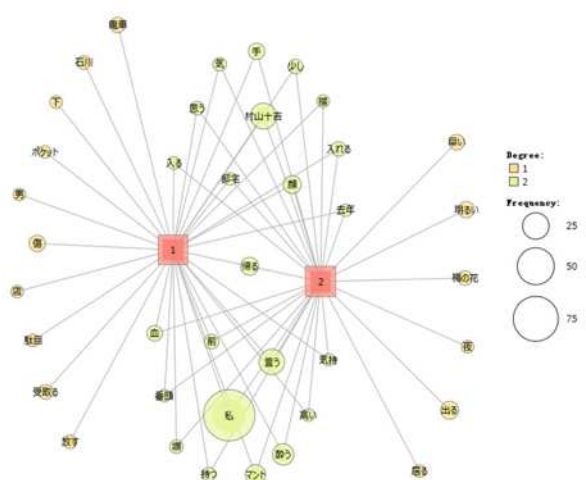


图2 《深夜与梅花》提取词汇的共现网络

图2中,与“1”“2”相连的词汇,代表着其分别与第一、二节关系紧密。圆圈的大小,则代表其出现的频率高低。

读图2可知,大量词语同时参与了两节的构成。其中,“私”和“村山十吉”具有最明显的共现性,代表着故事是在“我”和村山的交互中诞生的。其余的词汇中,“去年、邸宅、高い、塀”构成一个意群,代表时间地点。而“手、顔、血、襟、マント”构成一个意群,代表人物外观。“言う、持つ、思う、入る、入れる、帰る、酔う、気、気持”构成一个意群,代表人物行为。这表明,词汇重复往往以连锁形式出现。后文的分析就基于不同词汇间的连锁关系。

3. 基于计量分析结果的《深夜与梅花》再解读

东乡克美^[3]指出,井伏早期一贯设置主人公的另一个自我,并通过与另一个自我的冲突来揭示主人公的内心世界。通过统合前文结果可知,“マント、血、酔う”得到了高优先级的关注。因此,在本章中分析这些高频词,尝试为分身现象作证。

“大氅”与“我、口袋、脱下、穿着、衣摆”有较强的连锁关系。通过关键词重构情节如下:

“我”在一个需要立起大氅衣领的夜晚偶遇了村山,他也穿着大氅,血把领子都浸湿了。“我”想要离开,却被村山紧紧抓住大氅的衣摆,只好答应他的请求,一手揣进大氅的兜里,一手查看其伤势。为感谢“我”,村山掏钱塞进“我”的兜里。一年后“我”下定决心去他工作的当铺还钱时,仍穿着那件大氅,希望他能靠大氅认出“我”,并把这件大氅多当些钱。可掌柜并不是村山,还对大氅上的磨痕贬损了一番。“我”添上了手表才和大氅一起当出

理想的价格。夜晚寒风正紧,“我”感觉大氅脱得太早了。

根据以上重构可知,大氅存在两个侧面:其一,它代表了“我”和村山在衣着上的相似,而大多数分身现象是以外貌的相似展开的,如芥川龙之介《两封书信》中,主人公看到了“第二个我”和自己穿着同样的和服外罩和裤裙^[4]。其二,它提示“我”和村山的交互实际存在,村山抓过“我”的衣摆,与后来当铺掌柜以衣摆上的磨损为由划价相呼应。而“我”身穿这件大氅前往当铺,希望村山能够认出“我”,这代表了“我”自认给予了村山合理的帮助,且最终遵守了还钱的约定。但是,得知村山逃之夭夭的消息,“我”解开心结的希望落了空。最终把大氅当掉,代表着“我”期望与村山的事件诀别。

“血”与“脸、流淌、伤口、抚摸、伸平手掌”有着较强的连锁关系,以下是有关情节的重构:

村山叫住“我”,问他的脸上是否都是血。“我”看到他的脸上满是伤口,血不断从伤口中流出,而他一直用手掌擦拭脸上的血。之后每当“我”回忆起村山,就会想到他问脸上是否都是血的场景,甚至妄想他用满是血的手掌抚摸我的脸。得知村山已不在当地,“我”又问别人“我”的脸上是否都是血,并伸手抚摸自己的脸颊。直到警察询问,“我”再次抚摸脸颊,却没有血流出来。

井伏擅长将恐惧作形象化处理,如《海角风景》中,“我”始终幻想着如溃烂独眼一般猩红色的月亮在监视自己^[5]。在本文中,血逐渐从村山转移到“我”身上,是一种恐惧不断接近的象征。而此处可以看出“我”的恐惧的渐进式结构:第一层,“我”看到村山脸上的血,村山抚摸他的脸颊;第二层,“我”看到村山脸上的血,村山抚摸“我”的脸颊;第三层,“我”感受到自己脸上有血,抚摸自己的脸颊。恐惧的来源,正是“我”在侥幸心理和负罪感的矛盾中产生的妄想,这又与“我”获得巨额酬金^[6]的荒诞感分不开。出于善心,“我”为村山编造了谎言,并在其威胁下收下了谢金。此刻,血的恐怖停留在“我”畏惧和村山爆发冲突上。但当“我”将这五元钱之于贫穷生活的重要性言明,血的恐怖便变为了经济压力。连车票都买不起的“我”若要偿还五元钱,生活必然受到巨大影响。而且持有这仿佛是味来的五块钱令“我”始终放心不下。最后,当“我”终于下定决心还钱,却得知村山早已逃走,没能还钱就成了“我”无法填平的恐惧。村山是“明摆着的犯人”,而“我”

虽不明确,但终归和村山一样是犯人。血的恐怖进一步演变成对自己的道德谴责。坐实了犯人身体的“我”最终陷入变为村山的幻想之中。血的象征意义也在不同连锁中得以体现。

“醉”与“醉、最”有较强的连锁关系。“醉”的出现常伴随着固定的句式。如“酔えば酔うほどしつかりする”“酔っていたのでちっとも覚ええない”,因此“醉”和自己的相关性最强。故如下重构有关情节:

“我”遇见了醉汉村山。醉汉要求“我”帮助,但因他喝醉了什么也想不起来,“我”很难施救。醉汉又要求为他编造一套应付老板的说辞,“我”答应了他,编造了他因醉酒而从电车上摔下的谎言。醉汉给“我”五元钱作谢礼。“我”担心他酒后乱事,约定好第二天去看望他,并向其老板说明酒后受伤的情况。但第二天“我”却失约,只好在匿名信中重复了谎言。之后“我”都为村山醉酒狂暴的状态而担忧,直到得知村山已离开当地。“我”流连于酒馆之间,一边看着醉酒的客人,一边也喝得大醉,还叫嚣自己是全东京最醉的人,且越醉越有精神。在酒后狂言时,“我”陷入变成醉汉村山的幻想中。面对警察“我”说:喝醉了什么也想不起来。

从上述复现可以看出,醉酒、醉汉的出现,凸显了小说的荒诞色彩。正因醉汉的动机无法被一般思维理解,某些非现实才得以被连缀于小说中。如,由于村山声称“喝醉了什么也想不起来”,与他只有一面之缘的“我”根本不了解真实的他。换言之,在“我”与醉汉村山分别之后,所有村山的形象,都是“我”基于“醉汉”并结合自身生活近况的妄自拓展,而真正的村山,早已在相遇当晚消失了。因此,在得知村山已离开当地时“我”恍然大悟,长久以来的担忧都是杞人忧天,从而开始报复性饮酒,以营造自己已经“开朗起来”的假象。

然而,醉酒使得“我”的妄想进一步实体化。警察询问醉酒的“我”的场景,与“我”帮助村山的场景如出一辙,再次触发了“我”的想象。在此,“我”说出了和村山一样的话,暗示了想象中的村山始终处于“我”的内心深处。而“我”叫嚣着让村山“快点出来”,实则是为了结束与想象中村山的对抗。醉酒后主人公的荒诞行为,象征了内心斗争的延续,暗示了主人公依旧未能与自己和解。

因此,《深夜与梅花》中的分身现象,体现在借村山

形象实现对“我”的审视。处在与村山的交互中,“我”的心理发生波动,最终陷入无法消解的恐怖。正如高泽健三所述:“但当事情真相大白之时,‘我’的善意、诚意、努力和关心究竟有多少意义变得可疑”。“我”所自认的生活之道,对于他人或社会而言毫无意义。分身和真实世界的差异性,进一步指向了“我”在确立自身社会身份时同他人的认知差异。

4. 结论

本论通过 KH Coder,对《深夜与梅花》进行了再解读。研究发现,主人公“我”和村山十吉处于对抗关系,然而,与“我”对抗的并非是由大肇作证的、实际存在的村山,而是以血的恐怖性为象征的、想象中的村山。理解这一切的“我”以喝醉的形式,进一步与想象中的村山完成了融合。由此,“我”和想象中的村山构成母体与分身的关系。在母体与分身的对抗之中,体现了主人公无法与穷困的自己达成和解的状态。

参考文献:

- [1] 如(日)青木優,青木ゆかり.『蜘蛛の糸』の計量テキスト分析[J].環境と経営静岡産業大学論集 30(2) 119-132.2024 年;等
- [2] 有关对应分析进行如下操作:点击“工具-提取词汇-对应分析”:在“选择词汇”中,选取“文件单位”为“段落”;在“根据词性分词”中,在默认选项的基础上,取消“格助词”、“接续助词”、“否定助动词”勾选;在“对应分析选项”中,选择“词汇 × 外部变量”。其余选项保持默认;有关共现分析进行如下操作:点击“工具-提取词汇-共现网络”:在“聚合单元和提取词的选择”中,选取“单位”为“段落”;在“根据词性分词”中,同上文操作;在“共现网络选项”中,“共现关系类型(边)”选择“词汇-变量/标题”,其他选项保持默认。更详细的操作参考 <https://khcoder.net/>
- [3] (日)東郷克美.「くつたく」した「夜更け」の物語——初期井伏鱒二について[J].成城国文学論集.1981 年
- [4] 原文参考: <https://www.aozora.gr.jp/cards/000879/card165.html>
- [5] 原文参考:井伏鱒二全集[M].東京:筑摩書房.1967 年
- [6] 以 1920 年代的企业物价指数计算,大正年间 1 日元折合人民币约 50 元;按照工资同比例换算,大正 1 日元折合人民币 200 元;按照 2024 年大米价值换算,大正 1

日元折合人民币约 70 元。参考：<https://www.boj.or.jp/about/education/oshiete/history/j12.html>

性别：男，民族：汉，籍贯：河南省鹤壁市，学历：硕士研究生（在读），职称：无，从事的研究方向：日本文学

作者简介：姓名：李大力，出生年月日：2001 年 8 月 4 日，